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選輯
徐允貞　叅閱

宋經畧奏議

奏疏　宋應昌

慎留撤酌經權疏　朝鮮留守

朝鮮陷沒援師一舉　聖武布昭猛將効力策士獻謀復已亡之國而還之舊君逐方張之夷而驅之海

外皇上興滅繼絕之仁無可復加伐暴除殘之義於今爲烈果如聖諭亦以何求分宜挈本國而還本王聽本王而守本國留守我兵真出無爲但竊念善始者期於保終圖近者貴於謀遠請將日本朝鮮强弱情形留守封貢互用事體及擔當結絕掣肘責成爲我皇上一一陳之伏惟垂聽焉去歲關白突起海上狡焉啓疆遣平行長等率衆直破朝鮮豈直利朝鮮計哉彼之居釜山慶尚之倭與朝鮮人婚媾貿易幾及百年蓋已習知朝鮮形勝接近中國若當

州之洛東江。王京之漢陽江。開城之臨津江。安州之
清川江。定州之大定江。平壤之大同江。義州之鴨綠
江。俱通西海。直達薊遼保東諸處。欲據之以睥睨內
地耳。臣於前題暫留大兵防守疏中。頗爲明悉。乃若
朝鮮幅幀六千里。地非不闊也。八道三都。民非不聚
也。然而倭奴一逞。不踰月而全國傾陷者。此無他。良
由該國君臣。昏闇媮惰詐僞不情。棄天險而不知修
棄人力而不知練。棄鉛鐵自然之利而不知用。棄億
萬黔首之民而不知恤。以致廢時失事。國破家亡。一

至於此、若日本諸倭、視其君臣、真猶几上肉耳。特以
聖主之神武、廟堂之籌畫、及我將士之用命、畏威請
封、倭衆大埶、久已過海、止有平行長帶領部倭數千
屏居熊川島中、收斂安靜、不敢生事者、今已半載全
慶諸將、分守信地、並無失事、彼夷至此、可謂恭順、若
天朝之待四夷、如天覆萬物、何所不容哉、苟以是心
至、斯受之已矣、與封與貢、以羈縻之、有何不可、但留
守經也、封貢權也、守經方可行權、無經則無權矣、猶
之留守形也、封貢影也、有形斯能有影、無形則無影

矣。封貢之事，臣方差官與之講論，彼止欲請封，即與之封，封後二三年無事，果可與貢，另議與貢，事體次第，應該如是，無庸論矣。至如留守之事，正今日所當亟為講求者何也，蓋朝鮮與中國勢同唇齒，非若琉球諸國，泛泛之可比也。唇亡齒寒，自古言之，休戚與共，是朝鮮為我中國必不可失之藩籬也。故臣嘗謂朝鮮為薊遼保東㗇緊屏翰，全羅慶尚係朝鮮一國㗇緊門戶，此乃臣之實言，非誑語也。守全慶則朝鮮可保無事，失全慶則朝鮮危矣。守朝鮮則四鎮可保

無事。失朝鮮則四鎮危矣。今日禦倭之計、惟守朝鮮爲至要。守朝鮮之全羅慶尚、則尤要也。能守全慶是謂執簡御煩。扼吭拊背。再或與封與貢。倭必知吾有備。無隙可乘。反益堅其恭順之心。用力既少。成功又多。完策也。不守全慶。是謂就夷舍險。棄易從難。縱使與封與貢。倭必知吾無備。有隙可乘。適以動其窺伺之念。用力既大。爲患不小。無策也。况我之視倭。猶倭之視我。我兵不撤。固欲待彼之歸。彼倭不歸。寧不待我之撤乎。畏威而遁。乘撤而來。是又不可不爲之慮

者。臣與諸將士。能逐倭於朝鮮疆域之中。不能逐倭于釜山海島之外。能逐倭使之今日帖然遠遁。不能使倭之他日必不再來。能藉　聖王神威。逐二十萬新來之倭奴。不能速釜山等處逐百餘年舊日之倭戶。能使朝鮮今日之疆土。已失而復存。不能使異日疲極之朝鮮。再失而再復。臣之留兵防守。封貢羈縻正欲俟倭奴之動靜。修設之完備。方可次第為之。非謂今日兵馬。可得而遽然撤放也。且近據報稱西生浦之倭。焚燒林木。整頓舟船。大衆已去。餘黨躊躇。是

倭情可坐而待也。叅遊諸將如駱尚志之修築南原
宋大斌之置造鐵砲。委官彭士俊之欲樹釘密陽。副
總兵劉綎之報稱訓練麗卒與陪臣尹根壽之招撫
亂民。皆見在分派督率舉行。是修設亦可望而就也
若遽撤之。是謂半途而廢。盡棄前功。倭且得以乘其
後矣。故謂朝鮮無關於中國則可。謂朝鮮有關於中
國。既已拯之於初。猶當護之於後。全其終始乃可耳。
或者謂留守日久。費餉不貲。奈何。臣復又有說焉。蓋
全慶東西二路。所當防守者環繞不過數百里。若東

保薊遼沿海周圍不下數千里全賴襟江阻海峻嶺崇山有險可據留守兵馬僅僅以數萬計若東保薊遼地方處處濱海海面不似東南遼闊海岸率多平坦無甚險峻倭舟在在可通防守兵馬則當以數十萬計夫數百里與數千里孰遠而孰近數萬計與數十萬計孰多而孰寡一應軍馬器械犒賞芻糧供應支值孰省而孰費況乎朝鮮津貼資助又當十分之三乎乘勢待時事半功倍抑何憚而不為乎且東夷心狡不似北虜心直東夷志狂不似北虜志淺況關

自行長。又係海上奸雄。如去年平壤講貢。即以大同江定鴻溝之約。今歲王京講貢。纔到釜山便有晉州全羅之犯。變動反覆。不可捉摸。兵家謂知彼知己。方可取勝。陛下試看此二奴何如人也。焉可指定封貢。認爲全真而乃拘泥執一以應之乎。臣愚謂此二事。要當審機應變。並行不悖可也。若今偏乎留守。適得吾體。猶可言也。偏乎封貢。大失吾常。不可言也。伏覩

明旨謂倭奴狡詐。款而犯。犯而又款。從來只是羈縻。使曲在彼。豈有今日。遂以悔罪爲真。通行撤備

之理、著愈加嚴謹、毋得疎玩誤事、臣仰窺 皇上量包天地、明並日月、夷情兵法、燭照數計、曲盡無遺、臣復何言、臣祗仰承德意、奉而行之、議封議守、經權雜施、經能立於常勝之地、權又行乎羈縻之術、威可懾服其狂狡、恩足招來其志意、必如是而後謀出萬全、倭情宄詐、指日可定、臣之所能自信自任一力擔當者、惟此而已、若以救朝鮮為無謂、守全慶為非策、退內地而省糧、憑封貢而撤兵、如此之計、非臣所敢知也、今之留兵可撤於 明旨與封之後、必不可撤於

餘倭未去之時可撤於朝鮮兵練險設之後必不可撤於該國未備之初臣自五月間與提督贊畫諸臣猶思海上一邀擊之節催國王拘集水兵艤船截之於前我兵逐之於後以冀一逞不意沿海兵船終成畫餅且又大兵已撤調兵不應此計遂爾不行又慮朝鮮新復難以自存故留兵一萬六千使之協守復借封貢羈縻時日以為修設之計此皆臣等萬不得已而然要之非本意也況此一萬六千之兵中多有名無實臣方在清查求補足數豈可於欠缺之中復

行滅撒至如近日提督李如松之選練兵馬兵科都給事中吳文梓之添兵增餉思深慮善俱爲得策陛下所當亟從責令着實舉行者也

書柬

與副將李如栢李如梅等書　火攻

門下爲王事勤勞嚴寒遠適異國不佞心殊懸念昨尊意欲與沈惟敬同往平壤具見忠勇但將軍係大將軍親弟又所鍾愛者今欲携入虎穴明是以將軍作一孤注緩我大兵而成彼詭遇之謀旣入彀中生

觀此知已悉沈惟敬之虚辭特以○石○司○馬○主○之○故○依○違○其○間○耳○

死難保此僕與令兄之所洞燭而萬萬不可行者進剿倭奴令兄與僕已有定策火攻一策尤今所亟用者觧諸樣神器具備乎昨面見旣已懇言茲復再述不憚煩瑣查得平壤形勢東西短南北長倭奴在平壤者聞我進兵彼必嬰城固守我以大兵圍其含毬蘆門普通七星密臺五路外當如新議鋪鐵蒺藜數層以防突出死戰其南面北面西面及東南東北二角各設大將軍砲十餘位每砲一位須用慣熟火器手二十餘人守之或擡運或點放砲後俱以重兵繼

之。防護不測。每門仍設虎將一員守之。一有失悞。卽時梟首。止留東西長慶大同二門。爲彼出路。須看半夜風靜時。乘其陰氣凝結。火烟不散。先放毒火飛箭千萬枝入城中。使東西南北。處處射到。繼放神火飛箭。及大將軍神砲。燒者燒。薰者薰。打者打。鐵箭鉛彈雨集。神火毒火薰燒。其不病而逃者。萬無是理。若逃則必走大同江。俟半渡以火器擊之。又伏精兵江外要路截殺之。必無漏網。懸重賞召敢死之士。口含解藥二丸。用新製口袋。或盛米或裝土。兼鋪柴草置於

城下踰垣而進。看果真病與否。病則開門。令兵齊入。衆倭斬級將領生擒。各有重賞。若行長玄蘇二賊尤加用心活捉留待別用。此一策也。平壤一平。便當整東人馬。大彰聲勢。由中路緩緩而進。且莫深入。與我只要牽制。使彼中和鳳山開城諸賊。西來堵截。即選精兵萬餘。從間道直抵王京。再探王京倭奴。畏兵坐守則一一如火攻平壤之法。先取王京以爲根本。然後將鳳山各處用孫臏走魏伏馬陵之計。或截其腰或抄其後。與正兵會合。先後夾攻。又一策也。若王京

西來救援，則用韓信伐魏襲安邑之計，與朝鮮將兵直搗王京，復造精騎與我正兵前後援應，使彼背腹受敵。又一策也。三策倘得着實遵行，不至遠悞，則萬無不勝之理。膚見如此，惟將軍裁之，幸甚。

與參軍鄭文彬趙汝梅書　邀擊

接手札，仰城公一鼓而下平壤，此蓋世奇功，不佞喜可知矣。但據尊報，行長、玄蘇諸首領輩幾致生擒，復成脫網，不免少有遺憾焉。聞攻城時，雲梯四集，奮勇先登，甚合不佞攻圍之法。第行長輩勢窮登樓，倘不

拘生致之說火器藁擊亦無不可何致夜遁縱或潛逃數萬軍中寧無一人知者若我先遣精兵二枝或伏大同門左右或伏大同江東岸俟其將至舉號邀擊復以火兵繼之彼將前後受敵卽身生雙翼諒無脫漏較之遠追者勞逸何如耶

與李提督并劉袁二贊畫鄭趙二叅軍書 計除關白

開中和開城等處倭奴盡奔王京其勢似合其膽實喪因其膽喪而攻之無不大捷者保爲大將軍門下旦夕奏弘功也弟屬國所以陷沒中國所以勤兵者

以闗白爲禍術也。不去此人。海宇終無寧日。鄙意謂欲去此人。不可力勝。惟當智取。且倭在朝鮮者。俱非本心。彼欲留此。既懼大兵之剿。欲南歸。又畏闗白之誅。乘彼難進難退之際。施我以夷攻夷之謀。倘王京倭奴。欵朔來歸。察其孰爲倭中翹楚。或縱之生歸。或羈之幕下。陰用諜閒。誘以封拜。彼既可望生全。其心又有希冀。雖屬島夷。諒無不效命者。其中運用。當在臨機。若得去此渠魁。東南可以永絶倭患。大將軍之功。更出尋常萬萬矣。區區之見若此。幸熟籌之。何如。

與叅軍鄭同知趙知縣書

承手教臨江氷解兵馬難渡忽爾水退踏淺過之又獲奇功此天助李將軍也況玄蘇鎮信宗逸已斬此有行長一人營之漏網之魚其膽已喪諒不足畏而李將軍又預施埋伏更以勁兵追擊真稱上策天心人事兩濟其美王京之倭殲之定在刻下矣但慮費萬金事當慎重我之火器固利而彼之鳥銃亦足相當如初角之時當先施我火器佯欲進兵實且未進誘其放盡鳥銃然後一鼓下之無難也外鄙見一二

開列於後所二公與仰城酌行之。一兵家用間當在敵處兩難之際今倭奴欲守王京則懼我兵火擊欲歸日本又畏關白族誅正進退維谷時也乘此機會陳以利害誘以封爵啗以厚賚無不樂從者王冰張大善固為可使若使捷小心如本部指揮黃應揚亦可備一臂之用即令已在軍前如欲用之一聽仰城公驅使也

一朝鮮居民在王京者四萬餘暫從倭衆其為主真心破家積憤思一得當以報者四萬人固一心也且平壤已捷其望我師如望雲霓四萬

人亦一心也。當此人心思變之時，密令敢死人潛入城中，給免死帖，期以大兵一至城下，即據北山為內應，彼此夾攻，即百萬兵馬可盡滅之。但人屬異國，心難逆料，亦當預防。聞攻平壤時，朝鮮婦女上城助擊我師，此又出恒情外者。倘王京居民亦然，洩漏此機，以計就計，未必無也。故不信之，則坐失機遇；信之，恐有他變。又在門下與大將軍熟計之，慎防之耳。

鮮國苦倭久矣，未師一至，士人服我攀之，此情理之必然者，何乃反助倭乎。

一、關白見在對馬島駐札，聞彼兵被創，必添兵救援，不可不慮。如偵有間道，挑選精銳將兵一二枝，多帶火

器直至渡頭如船泊彼岸者用計燒之船來救援者俟其近岸火器齊發內可截其歸路外可卻其援兵魚在釜中奚能全活是一策也亦當熟計行之不使處火器甚多俱陸續盡發軍前備用　一選兵既不可借劉綎陳璘兵又難卒至彼衆我寡大將軍憂之誠是鄙意謂朝鮮士卒雖柔脆難用而鼓舞有方調度得法即弱可使強寡可使衆前隊冲鋒火砲爲先然亦必挑撥精銳以爲選鋒朝鮮疲卒止用摇旗吶喊庶敢死者破敵怯弱者助威既可保全朝鮮兵卒

不必他有調遣此兩利之道也亦可行否又聞朝鮮兵士善射者亦多用以當鋒必能取勝此又不可與疲卒槩用于後也

一王京居民與倭雜處彼此難辯況破城之日事在倉卒恐致混殺設若有之既失天朝往援之意又孤屬國望救之心亦非大將軍與本部體上天好生之德聞軍中法令嚴肅本部固不必過慮但事關生命隂功係之仰城公富貴已極正宜修積則今日當重者端在此也其拒敵者固難輕宥其勢屈而降者望加意辯別公與本部頗發免死

帖數千給之，意亦爲此，再望於匆忙之際，更加嚴禁不許混傷，則不惟功高，亦且德盛，不惟勇震，亦且仁余，惟門下留意焉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　留守麾餉

某承相公導委，卽捐廉以報，亦無所惜，昨仰使指授幸下平壤，兼之開城諸路等倭盡逃王京，機似可乘，但諸倭集倂，其勢反熾。王京百姓，又爲服心。且山路險峻，水畦泥濘，天雨連綿。淹過馬腹，進剿甚難。今雖分兵一駐開城，一駐平壤，休養士卒，奈城中房舍被

焚過半兵皆路宿且朝鮮不通言語不通貿易即有銀錢無所用也況遭兵火蕭條已甚衆兵自渡江至今菜肉鹽豉之類無由入口甲胄生虱衣履破碎一遇天雨渾身濕透相抱號泣馬倒者且有一萬六千匹兵士可知矣某雖發價給賞亟行遼陽買布并牛酒犒勞搭蓋舖舍然所給有限或緩不及事人情不安大有可虞昨賛畫李提督三協偏裨俱有印信稟帖請暫撤兵待秋冬天時地利人和在我然後直擣王京庶或可望是一策也但今幸獲平壤開城畧捷

一旦遽撤我兵回散各鎮恐賊除肆逆謀復行窺伺我兵既遠一時難以策應而朝鮮新敗殘破之餘捨之理勢必不能守至將前功盡棄奈何又思我兵久駐外國其餉銀必須加倍他兵朝鮮殘破之餘力難支給我國爲人守國費出不貲亦非得策訪得本邦銀礦甚多似可開做且其國銀錢絕不使用雖產此利民不知行亦不知采礦徒盜刦之患不足爲慮其今議行求一善策令朝鮮輔臣主其事所得之利散給新軍作爲糧餉則上不煩國課中不累小邦下可

此亦一策特又有謀也因于遊者

鼓士卒況藉此厚其價值招致遼陽諸處客商往彼生理乘便進剿亦一策也未知相公以爲何如至如龍山倉糧已燒倭奴或難久駐然倭謀叵測未可必也夫執言於前左次於後俱屬兵家要法某未敢擅便星馳上聞伏乞相公與本兵及兵科速議示下以便調撥至禱至禱

與李提督書　相機進剿

昨覩來札述清正與行長矛盾宜有之蓋清正挾二王子三陪臣在彼且平壤戰捷彼又不與恃巳之功

恨行長之專其情矛盾宜也但行長既行清正決不敢留蓋前日併集勢衆今日倭歸勢孤前日聲勢相倚且亟脫咸鏡今日勢孤力屈何敢獨留縱使清正肯留而部下羣倭亦必不從故不佞謂其必行者此也所可慮者吾使臣旗牌已遣而彼中王子陪臣不肯放還倭將不留數人門下須諭沈惟敬諸人三事一有不從即令諸人回還我境速知會金羅用心邀截我兵固守津江火速報知不佞即發劉綎新兵協助不佞亦親至開城共議進剿也萬勿倉卒應之設

行長肯還王子陪臣肯留倭將而淸正乃拗其中我則速遣智術之士間諜其中令之變動徐觀相持（如此則執在我）行事是一策也如行長意眞肯留倭將而淸正獨拘二王子與陪臣又敢獨留王京則單放行長諸倭歸國我則照前困守之法亦莫輕動以待不佞之來釜中遊魚諒不能倖脫矣諸惟留神是望

報趙張二攻府并石司馬書　截殺

昨者王京事執最爲難處十萬之衆據守堅城攻之不可惟有坐困之法能行非遲以數月不能了事且

慮其有四散擄掠。死力決戰之患。而將罷師老財匱久無成功之議。又繼之矣。欲如趙充國坐困先零。非今時所得爲也。幸其挑屑求歸。借言通貢。正可爲弭虎離山之計。特具塘報請旨定奪以穩其心。非眞許貢也。至於平壤開城碧蹄救功之疏。向因王京未下不過借此以激勵將士耳。二事甫行。俱有深意。而叢議蜂起。誠爲可笑。不佞某於今日。惟知滅賊報主。他非所敢顧也。幸仗洪庇。已得王京。而調兵前後截殺倘再得成。又何貢事足言哉。近賊於十九日。盡離王

京。月行止三四十里。二十九日纔到尚州。未及一半。且又住下。至五月初三日尚未起身過河。過江隨後。盡毀船隻橋樑。恐我兵追襲故也。若我兵亦不使驟進。緩緩尾後。只當護送。以安其心。直待去之日遠。勢不能返。又彼糧食將盡。困憊而後擊之。若海上水兵船隻。久已伺候。諒必不誤。近據陪臣尹根壽報稱韓應寅等狀啓國王。謂全羅左慶右尚水使處於本年三月二十一日李舜臣三水使率舟師。齊泊蛇梁海口等處。伺候倭賊下來。當以水兵移至釜山海口截

殺。甑梁至釜山鎮不遠。釜山海港中甚寬廣。外面險狹。倭賊盡將船隻藏置港中。我兵亦爲港口險狹。未敢擅入。欲伺倭賊遁出。左右水軍。一時掩擊截殺倭賊。乃其君臣本心。況不使屢次催促。未有不行者。且朝鮮火器。如發熕瓜子砲。比中國製更精利。而水兵船中所專用者。熕內有一木橛鐵頭鐵翅鐵筒火藥。發去可及六七百步。倭船遇之。未有不碎者。今用此撞。又用火燒。若得盡截。上策也。卽不然得截其半。亦不失爲中策。又不然使其歸島。朝鮮土地盡爾恢復。

恐亦不至下策何任事者苦心忌功者煽黨必欲置天下事若之何而後可也設非臺下主張於上某何以自樹於下臺下之恩殆與天地等矣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　朝鮮戰守

某向未入朝鮮時其山川形勝尚未真知故未敢浪陳茲身歷其境兼詳考圖帖細詢譯者始知本國幅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蓋地從正北長白山發脈故南北最長釜山鎮偏在東南隅與對馬島正面故日本兵馬易于入侵朝鮮若全羅一道直吐正南

與中國燕常相對。如日本欲犯登萊天津。必須乘東

（故形勢殊為明了不須更假圖帖）

北風灣轉此嘴。又候東南風。然後能達大海巨浪波濤險惡。安能如意。若不至朝鮮登萊天津。實未易犯。故天護神京。亘此一國於東南西北之間。使日本兇夷。不得逞志中華者。天險限之也。關白雄奸。熟察此故。舍浙直閩廣。兗圖朝鮮。蓋朝鮮與薊保山東相拒。止是西南一海。並無旱路間隔。其中由南而北。自東及西。若尚州之洛東。王京之漢水。開城之臨津。安州之清川。定州之大定。平壤之大同。義州之鴨綠諸江。

俱係大川俱通西北海面陸行則有遼左一路以抵山海而水行則有七路可達天津山東等處若得順風三五日即達無甚難者故此奴一得朝鮮擬爲巢穴分投入犯特易易爾吾禦於陸而水路難支吾禦於水而陸路不免三境動搖京輔振慴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關白之圖朝鮮實所以圖中國而我兵之救朝鮮實所以保中國非若救鄉隣鬬者比也各降倭報稱初意欲建都朝鮮睥睨遼薊以三十萬犯浙直以三十萬犯閩廣以窺中原似非虛語也幸仗社

偲威靈廟堂石畫連戰三捷今且聯出王京事亦覺有頭緒但倭奴擁衆尚駐尚州善山等處未即東往見今殺死朝鮮軍民數千懸首旗竿者千餘且列寨無算聯絡數十里不絶虎牢木柵石城土堡極其堅固一路險阨處處埋伏哨丁宋好漢幾爲所獲其雖嚴檄提督進兵而將兵驕惰必不肯前軍中洶洶俱謂我輩百死一生以三四萬兵馬却數十萬强倭不數月而朝鮮土地幾已盡復晝夜身處氷雪鹽菜毫

言官懸斷功賞足使兵人短氣

無入口功勞非細廼言官反謂報捷悉虛級賞又云

先給二十兩。此寧夏反爲不如。經界題叙。又不肯覆今乃天氣炎蒸。疾病交作。又欲遠追。且倭勢甚衆。營壘堅完。島銃利害。道路崎嶇。若有疎虞。將何以處。職與提督。雖百般催儹。多方策勵。然恐兵心有變。不敢過責。兵士多有疾故者。後日人不察此。倘歸之碧蹄之戰。又可深慮。任事者。畏首畏尾。如此。何以集事。如幸而倭真恐懼。漸次逃歸。當爲朝鮮悉心善後。務求萬全。縱令再來。必不使如去年竟遂平壤。若履無人之境也。其要在分布。亦當畫圖貼說。與四鎭圖說並

進。視保朝鮮。若保中國必不敢草率完事。設關白果惡行長輩。擅出王京。益兵添餉。諸倭不敢遽歸。我兵難於即返。必須尊臺主張。即發陳璘沈茂兵馬前來協助。再假勑文慰勞將士級賞須給全數。庶皇恩播而軍心勵。兵勢張而倭膽落。完績或可收也。

咨檄

移薊遼總督軍門咨　防海

一為議歸舊軍以防海患事。據贊畫袁主事呈稱舊沿海衛所守備甚密。若寶坻之梁城所乃建自五代

時。而國初因之者也。居住日久生聚甚蕃嘉靖二十九年、將正軍四百餘名盡數撥入振武營、三十八年又將餘丁四百餘名抽戍石塘嶺、而海上空無人矣今宜以此軍復還守海。而振武石塘等處缺人。別募軍補之葢海上地薄水鹹。新募遠方之人不能居而梁城土著之軍。其田產在此、墳廬在此。漁鹽之業在此、固其所狎居而樂處者也、然不獨梁城。凡天津等衛抽補者各宜照此行之為便、等因到部

議大小將領　勦倭機宜

一本部奉　命徵調各師不日渡江深入朝鮮內地剿絕倭奴其攻戰之法必須預講敵情虛實必須預知今先以主客馬步攻戰三事謀之本官宜多方籌畫或與部下有謀智者熟思審處照款登報然兵家之事千變萬化難以拘執如有破倭奇策出于三事外者俱商確明白或密揭或面稟以俟裁酌慎勿稽遲草率有辜本部屬望至意　一議主客之勢須先遣通曉員役會同朝鮮君臣的審倭兵動靜如何虛實如何如何攻如何戰然後進兵斯爲成算　一議

馬步之勢倭兵多步我兵多馬步利險阻馬利平行倭兵拒險阻則我之馬兵無所用其武前日攻城之戰病正坐此蓋地利不可不得也得地利必須藉鄉導法曰鄉導不得曰昧朝鮮人即可為之無患也但遇險我先設伏無令倭奴得之故古之名將列伍陣設伏二十處以取勝者有以哉我兵在馬上倭兵在步下我兵之刀短倭兵之刀長其勢稍不相接不得器械是以卒與敵須易以長鎗大劍以便攔刺江南之筤筅鎲刀率皆長兵正此意也陣定而合須我之

步兵先之。馬兵繼之。馬兵分左右翼擊之。乃法也。
一議攻戰之勢。說者謂倭之鳥銃。我難障蔽。倭之利刀。我難架隔。然我之快鎗三眼鎗。及諸神器。豈不能當鳥銃。倭純熟故稱利。我生熟相半。故稱鈍。原非火器之不相敵也。倭刀雖利能死人。我刀雖稍不如。豈不能死倭哉。倭之所以能敢戰者。非緣一刀之故。其實殊死戰也。前者死後者進無少退怯。今日調兵四至。雲集烏合。若兵將無紀。士分彼此。心果堅耶否耶。西夏之事。可爲殷鑒。豈我之刀不能敵倭。倭之利刀

不能架隔殆非也。其心實不如倭之死戰也。宜選驍勇敢戰者另爲一營。亦須選勇將有謀者統之。或用之衝突。或用之設伏。或用之出奇。或用之夜砍敵營以濟諸兵之所不及。昔晉謝玄劉牢之率兵五千。大潰秦師。誠得死力也。人又謂鳥銃能擊二層。嘗試之矣。八十步之外。能擊濕氈被。二層。五十步之外。能擊三層四層。諸所議障蔽事宜。亦當從長。其實兵貴速合。障蔽先之。弱兵繼之。強兵又繼之。撲砍一處。分兵左右衝擊之。倭無所施其技矣。乃孫武子三駟之術。

於法有之。非誑也。

檄劉贊畫　設險禦倭

一爲設險守國以杜倭患事。照得朝鮮幅員六千里本形勝之區。重山內障。大海外環。八道相依。三都連峙。若潮臨江上。必舟楫。始可濟人。更泉出地中。遇畦畝悉皆陷膝。誠哉四塞可保萬安。顧本國恥文墨而不詰兵戎。棄天險而不知修守。遂使倭奴藐焉狂逞。按查往歲四月中。倭犯釜山。曾未浹旬。飛渡洛江。徑踰鳥嶺。連陷東萊密陽開城金海等城。直擣慶尚忠

清京畿咸鏡等道。任彼縱橫。全無攔阻。國不絕者如綫。今幸　天討敷張。故土盡復。擄報倭奴雖步步退奔。猶程程阨險。因嘆朝鮮昔日布置能如此。倭何能使倭一無忌憚至此。往事難追。姑無論已。但倭奴遠居日本。彼欲內犯。勢必先據朝鮮。而後南犯登萊。北犯遼薊。惟其所之。近察降倭所報。益見關白狡謀。故倭奴雖宵遁。難保不再來。大兵雖凱旋。難保必無事。朝鮮瘡痍殘破。倭再來犯。必至淪亡。今議留兵協守亦不過酌量權衡。暫爲修備。蓋多留則思歸將士孰

肯樂從少留則衆寡強弱執難與敵是今日借箸而籌朝鮮者無過於因地設險因險設防爲第一策亟應查明以便咨會國王上緊修舉俾仰該司會同李提督行令鄭趙二叅軍及知謀材官策士等多方採訪先以今日追倭經歷之處得之目擊者如鳥嶺崎嶇倣彼劍閣相度或造重關或挑濠塹如洛江深濶爲我要津有警或守渡口或截舟船或東萊海口可絕則絕之或密陽江口可阻則阻之其城參廓低薄應否斂小增高本國糧食皆係野積應否俱令上納

緊要郡邑分貯無仍前委置路左以資盜糧江邊樹木在南岸者應否盡行刊去使倭來無木爲栰以阻其濟他如王京抱漢江開城抱臨津平壤抱大同應否俱堪設險又如慶尚居東南全羅居正南忠清居西南倭犯必由此處應否酌其衝緩設險預防其餘未歷地方或訪諸耳聞或查彼該圖凡可設險之處一體舉行不拘土城石牆木柵不拘滾石擂木深坑務宜條議妥帖然後酌量衝緩或某處應撥朝鮮官兵若干守把或我留兵量撥若干協助或用火砲若

下。并沿途沿海。或五里或十里。應否修設烽堠。如中國之制。有警相傳。得以堅壁清野。使倭四無所掠。本國得以預行防備。蓋倭來利在速戰。惟深溝高壘彼計自窮。是今日爲朝鮮善後之策。或不出此中間有未盡事宜。悉聽區處停當。畫圖貼說呈報。以憑移咨國王修舉。并委官監督。務期成功。若止藉留兵恐不足與敵且爲守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徐致遠武靜參較

支華平先生集

議　支大綸

分黃道淮議

夫孝武固雄才之主也，而又丁漢中午之運，竭宇內以制河，詎不能捋美禹功哉，乃瓠子之決，至長歌歎

戲沉璧馬以儆靈于河且竭數十年之力僅乃塞之且築宮以侈其盛河之難治如此其在今日則資其利而又畏其害利不可棄則害不可蠲也其難且什伯于漢矣河自汴而合淮故決在汴汴幸無決而東危汶泗非危清濟間又決而危豐沛矣即幸旦夕無恙而又虞其絕非而厄吾漕幸漕利矣而合淮會泗激而橫溢淮鳳泗以侵祖陵縱之則陵危決之則運道危愈積愈高則徐邳之生民危顧不甚難哉河之勢合則大分則小而河之道寬則緩隘則急或塞之

以來其流或濟之以分其勢古今治河之策大都若此矣故謹偵視繕隄障以待淫潦之水修洪閘時蓄洩以濟淺澁之患開支河以多其委刷海套以沛其流築遥隄以遏其衝勤埽捲以盪其淤當事諸臣日議之而日修之自開新河及今迄二十年稱利矣邇者鳳泗之間洪水逐淮以瀕祖陵 皇上赫然震怒罪諸當事之臣而議分黃道淮以安陵寢此格天純孝爲根本慮至深遠也建議之初有欲亟開高堰者（萬曆二十一二年有爲是議者）而議者謂高堰地卑淮水所豬一析則淮水日東黃

河乘之。濁流西入。淮且益病。蓋黃強淮弱。勢必相陵。運道祖陵。並受其害矣。夫淮流壅遏。本于清口。河身之墊高。黃河倒灌淤河日積。至成闗限。而盱泗之水。遂侵祖陵。淮流正道。原在清口。與黃交會。故開黃家壩以分黃。闢清口河以縱淮。而高寶諸河。又淮泗旁洩之路。故開周橋武墩以洩之。而安鳳泗。而湖身平淺。容納不廣。則又開涇河諸處。以洩河而入海。又闢金灣芒稻。以引河而入江。而又闢淮口之沙。以通全淮。其歸仁石隄。鬱為陵寢屏捍。歲加修築。以防河之

入泗則河勢益遠而祖陵可長無事矣今分黃導淮業已底績而淮泒既分注瀉既極黃堌決口既深且迅河勢益復南徙徐呂之洪淺澁為梗河壅成灘扒撈罔績則雖稍蹙乾沙另開小渠以濟新運亦一時權宜之術無補經常之策者況黃水汎濫勢且奔潰而四出則睢宿之間民且魚乎以今計之小浮橋沭河之故道黃水之所經也自黃堌旁決徐呂淺澁則濬小浮橋以濟運道者宜亟講也小河口睢河之故道黃涸決水之所經也頃因淤塞東潰白洋黃流溢

出而蕭碭之間歲罹淹洞矣則疏小口以通堙塞者宜速圖也沂河口乃沂武二水入河之道也河水於隄梗而邳宿剡城滙為巨浸矣黄堌既分則引沂武汝濟河流之淺者宜速舉也蓋護陵濟運並為急務今分黄導淮當審幾宜事誠得已則不必靡財力于波濤之區勢誠當舉又不可弛經畫于先事之防曆讚獨斷廟議僉協奏平成之功追神禹之績行且暮遇之耳

永昭兩陵編年史序　永昭陵編年附

先生集敘與袁坤儀合梓而朱衛蒐採以此爲根

夫史者廻天維旋地絡景曜璇璣昭回蒼冊神謨廟略絅熡玄區善敗炯如勸戒斯灼俾在御者膽前軌而攸黴操軫者矜故曲而調絃進忠良則龍干再肉誅僭逆則夷羿重褫懷瑰握瑾之士睹華袞而作氣胸馳臆鶩之侶望斧鉞而喪魄匡衰糾繆助化流於斯爲烈矣爰自巢風既家羲畫甫擩有六籍以宜聖教有六家以析名象有乘譜以申世模有坪稗以悉叢委美刺別于騷賦堅白雄於同異鏤山嶽篆鐘

呂、肇𦂀恬毫、藻繢倫蔺體裁百變、而史實該之洋洋乎囊括六合、總攬萬彙、恭不朽之盛事哉故金石斯乎鑠沕、而炯鑑不磨、日月代有朓朒、而縹緗永耀、綰陰陽舒慘之機、佐皇王章癉之柄、遐迨太始、下垂無極、自剖闢以降、未之有替也、迨夫蠅蛙競響、紅紫亂色、言辯而罔詮其奥、文葩而遂斲其樸、詭異飾則雅致漓、析黝棼則品目亂、附威富乃鑽皮而潤毛羽、扺單微顧錐肉而生瘡痏、豈惟索米之陋、實貽曲筆之訊、史道之厄、烈於秦燔矣、惟我　皇明紹隆軒項、度

越姬姒闢三極于晦蝕沛玄澤于大荒肆命崇勛窮
天徹壤蕊墳索不足宣丘倚未易述厥惟史局作者
彬彬遴銜圖之景運叅簪筆之華秩紀言動于垂衣
潄秇苑之芬潤歆向接席班范聯署猗歟煒哉第啓
扃于易世則涇渭易淆焚草于液池則流覽曷遍雜
拾遐除之赤歷猥裁胥史之故牘恩怨潜萌疑信錯
出琬編謬檢鬱而未揚龍圖鳳草閟而莫覩用使然
藜傅古之士蘆儒頌于當年長籌佐命之臣闇規隨
于往哲韋絇佇睠九土盱睇積有間矣大綸先世遍

有聞人、聿念鼻祖臣叔芳、人稱幽齋先生、潛光逐鹿之秋、撰記飛龍之會、式從草昧、揆次天歷、暨高王父臣支茂、奮逸軌于　文宣、曾王父臣支立、濫詞垣于英憲、王父臣支高發藻于　武廟、嚴父臣支祿嗣響于　永陵、詵詵五葉、世叨文學掌故之司、遥遥三支、庶接天下博知之系、而皆性躭古昔、學不常師、身在顚晦之間、故餘力足以弘著述、官縻詞翰之局、故聞見足以備編摩、凡國常民楙、邊防河瀆、皆精研而熟其要、遡原而習其委、或參侍工寮而與聞其概、或躬

親歷而備究其詳、忠臣讜議、時揖讓而手采如覩、神皇察相、日趨蹌而都俞在耳、摘鉛次槧、藏副巾箱、幾倖秘府矣、臣大綸、生髮未燥、猥習句讀、違膝耳提、趨庭面命、口誦廳記、逾弱至壯、迫馳驅南北、厠跡冠珮、尚思得一當以罄涓涘、尋舊學以酬知遇、而術疎數奇、志與時左、首忤權相、再中讒喙、素璧黯于青蠅、雄翮摧于飛弋、偉算逝而辭懷、遐思集而盈抱、惜聚沫之彝鼎、悶世業之就蕪、乃搜獨故帙、結佩遺音、仰九廟之訏謨、而委心揚扢、接八閎之碩彥、而抵掌校

讐、籤軸鱗列、碎金如鋌、借不自揆、乃效司馬遷史記司馬光通鑑、分格辨體、援古質今、粹爲卷牘、蓋善無微而弗揚、惡必顯而後稱、一人而終始頻異者、虔始而深惜其終、一事而心迹兩疑者、信心而姑貰其迹、譽溢寰衢而得自不虞者、必沿華而覈實、毀幾負俗、而出自求全者、不以瑕而揜瑜、廉介峭直者、雖賤必褒、山棲谷隱者、雖貧必述、批鱗碎首者大書、贍聞儁詞者亟賞、飾浮以炫俗者不錄、至若奸名以聚賄者重爲掊擊、盱矌逖之 徽鑒 幽仄之悰、草凡再易、歲亦

屢更癸丙申秋杪　永陵脫稿覲蔡項德楨見而謬賞謂　世廟德澤亘古獨永通紀諸書槩未及士流企慕悲焉如飢亟畀梓人以揚丕烈旣而昭陵就緒因并鋟之夫仲尼至聖志在春秋猶蒐摭于寶書乘觀于周史感麟紱而抒簡卜陽孫以稽疑葢紀載若斯之重也大綸識類燭龍身羣野鷁而乃結隆思于宊隰紆遠駕于魯畢手澤故在疑抱誰質啟縢剖衮眩輶軒之梗概範形鑄象談鐘山于曲室挂漏旣多鄙燕益謬罪我是懇敢云竊取之義哉第子長紹

談大家績囿、故業可藉、柯則不遠、益蓄德于多識、匪貲吻于塗說、倘覽者獨張左之艷詞、繹筆削之微言、亦禮失求野之意云爾、若說難留秦、呂覽遷蜀、左盲臏刖、憤極成章、大綸遭逢 聖明、幸不罹此、而蒲柳未秋、黍榆非晚、悲名稱之不植、托空言以自見、亦豈若而人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